

·王雲五主編·

人人文



# 孟子傳論

羅根澤著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羅根澤著

孟子  
子  
傳  
論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## 編印人人文庫序

余弱冠始授英文，爲謀教學相長，並滿足讀書慾，輒廣購英文出版物。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*Everyman's Library* 者，刊行迄今將及百年，括有子目約及千種，價廉而內容豐富，所收以古典爲主，間亦參入新著。就內容與售價之比，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。其能如是，則以字較小，行較密，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，所減成本亦多。

余自中年始，從事出版事業，迄今四十餘年，中斷不逾十載。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，多厲廉售之意，如萬有文庫一二集，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，其尤著者也。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，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，叢書集成簡編，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，一本斯旨。惟以整套發售，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，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。

幾經考慮，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，編爲人人文庫，陸續印行，分冊發售，定價特廉，與人人叢書相若；讀者對象，以青年爲主，則與前述叢書略異。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，以新五號字排印，與人人叢書略同；每冊定價一律，若干萬字以下，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，占一號；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復冊，占二號，皆依



出版先後編次。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，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，概不折扣。惟實行以來，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，售價即加倍，頗欠公允。研討再四，決改定售價，單號仍爲八元，雙號則減爲十二元，俾相差不過鉅。又爲鼓勵多購多讀，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，悉聽購者自選。區區之意，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，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。

仰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，除別有歸屬，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，當盡量編入本文庫。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，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。果能如願，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。

數年之間，取材方面，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，徒以篇幅過多，不得不割愛者，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，售價定爲二十元，俾本文庫範圍益廣，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。惟半年以來，紙價工價均大漲，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。凡初版新書，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，或景印舊版，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，均列入特號，事出不獲已，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。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

# 孟子傳論

## 自序

史公於孔子爲世家詳紀言行，於孟子則僅與諸子共傳，寥寥百餘言，略而且誤。趙氏題辭亦未詳敘。後儒紛紛稽討，或爲年譜，或爲考略，或爲傳纂，於是其行實略歷，粗可考見。然孟子生卒，古籍不載，確定年月，勢不可能。年譜之作，亦云荒矣。考略之流，又病割裂。傳纂善矣，而今所傳者，多載外書荒謬之言，列女韓詩附會之說，至其道術政論，游仕大端，反闕焉。斯所謂倒植者也。根澤幸生後世，得窺魁儒碩士之所考訂，參驗比較，曲直見而史實出焉。愚不自揣，以暇時草爲別傳。於其學術思想，則提要鉤玄，撮論其根核所在，淵源所自，與夫枝幹之演化，後世之影響。於其出處行歷，則依據孟子，參以諸儒之考證，信而有徵者書之，荒謬懷疑者不錄。冀使世人無論習孟書與否，鑄此文，卽能略悉孟子之人格學問及事略之大概。惟立說所自，不標出處，去取微意，弗事說明，易滋疑團，且隣掠美，故凡

師古注引聖證論云：「字子車。」王氏藝文志考證因學紀聞八引傅子云：「字子輿。」文選劉峻辨命論：「子輿困臧倉之訴。」注亦引傅子云：「鄒之君子孟子輿。」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引孟軻傳：荀子非十二子篇楊倞注，並云：「字子輿。」孔叢子雜訓云：「孟子車。」注：「一作子居。」據此則魏晉以來始傳孟子之字，故正義著之，雖未詳其所得，要非無據，可補史遺。王氏疑爲附會，非也。古車輿通用，如秦三良子車氏，史於秦紀，趙世家，扁鵲傳，並作子輿，可驗。惟居字恐以音同而譌。顏師古急就篇注：「孟子字子居。」廣韻去聲軻字注云：「孟子居貧軻，故名軻字子居。」疑非。案孟子字，古書不載，載之自王肅聖證論始。聖證論乃王氏妄製，以難馬鄭者，漂渺紕繆，不足爲據。至傅子以爲字子輿，蓋車輿通用，仍襲王氏之誤。孔叢子晚出偽書，更無足采，而輪轉因循，久假成真，博洽如梁玉繩，尤且信之，其他又何足云，甚矣王氏作僞之禍人深也。

其先蓋魯孟孫之後，不知何世，徙居鄒國。

漢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：孟軻，騶人也。

# 孟子傳論

孟子名軻，字則未聞。

漢趙岐孟子題辭：孟子……名軻，字則未聞也。

清焦循孟子正義王應麟困學紀聞云：「孟子字未聞。孔叢子云：『子車。』」注：「一作子居。居貧坎軻，故名軻。字子居。亦稱子輿。」聖證論云：「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，卽是軻也。」傅子云：「孟子輿。」疑皆附會。史鄂三遷志云：「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。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：孟軻荀卿，懷亞聖之才，著一家之法，皆以姓名自書，至今厥字不傳，原思其故，皆由戰國之士，樂賢者寡，不早記錄耳。」是直以孟子爲逸其字矣。「按王肅傳元生趙氏後，趙氏所不知，肅何由知之？孔叢子僞書，不足證也。王氏疑其附會，是矣。」

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孟子荀卿列傳案：史不書孟子之字。趙岐題辭曰：「字則未聞。」考漢藝文志

師古注引聖證論云：「字子車。」王氏藝文志考證困學紀聞八引傅子云：「字子輿。」文選劉峻  
辨命論「子輿困臧倉之訴。」注亦引傅子云：「鄒之君子孟子輿。」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引孟軻  
傳，荀子非十二子篇楊倞注，並云「字子輿。」孔叢子雜訓云：「孟子車。」注「一作子居。」據此  
則魏晉以來，始傳孟子之字，故正義著之，雖未詳其所得，要非無據，可補史遺。王氏疑爲附會，非也。  
古車與通用，如秦三良子車氏，史於秦紀趙世家扁鵲傳並作子輿，可驗。惟居字恐以音同而譌。顏  
師古急就篇注「孟子字子居。」廣韻去聲軻字注云：「孟子居貧軻，故名軻字子居。」疑非。  
案孟子字，古書不載；載之自王肅聖證論始。聖證論乃王氏妄製，以難馬鄭者，漂渺紕繆，不足爲  
據。至傅子以爲字子輿，蓋車與通用，仍襲王氏之誤。孔叢子晚出偽書，更無足采，而輪轉因循，久  
假成真，博洽如梁玉繩，尤且信之，其他又何足云？甚矣王氏作僞之禍人深也。

其先蓋魯孟孫之後，不知何世，徙居鄒國。

漢司馬遷史記記孟子荀卿列傳，孟軻，騶人也。



漢趙岐孟子題辭：或曰孟子，魯公族孟孫之後，故孟子仕於齊，喪母而歸葬於魯也。三桓子孫，既以衰微，分適他國。

唐顏師古急就篇注卷二孟伯徐：魯桓公子慶父之後，號孟孫氏，其後稱孟氏焉。

宋鄭樵通志氏族略四孟氏：姬姓，魯桓公子慶父之後也。慶父曰公仲，本仲氏，亦曰仲孫氏，爲閔公之故，諱弑君之罪，更爲孟氏……齊有孟軻。

清焦循孟子正義：魯桓公生同爲莊公，次慶父爲仲孫氏，次叔牙爲叔孫氏，次季友爲季孫氏，是爲三桓。仲孫氏即孟孫氏。慶父生公孫敖，即孟穆伯。穆伯生文伯，文伯生仲孫蔑，即孟獻子。獻子生仲孫速，即孟莊子。莊子生孺子秩，秩生仲孫纘，即孟僖子。僖子生仲孫何忌，即孟懿子。懿子生孟孺子洩，即孟武伯。武伯生仲孫捷，即孟敬子。入春秋後，其獻子次子生仲孫羯，杜預世族譜以懿伯即子服，仲孫它，生孟椒，椒生子服回，回生子服何，是爲子服景伯，別爲子服氏。孟氏之族，有孟公綽、孟之反、孟懿子之弟，有南宮敬叔，孟武伯之弟，有公期……孟子既以孟爲氏，宜爲孟孫之後，但世系不可詳，故趙氏以或曰疑之。

清周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本傳『孟軻鄒人。』漢志趙岐題辭曰『孟子，鄒人也。鄒本春秋邾子

之國，孟子時改曰鄒，國近魯，後為魯所并。又言邾為楚所并，非魯也。今鄒縣是也。……』吳程乃云：

『孟子魯人居鄒，非生於鄒。』譚氏編年略更修其說，云：『鄒為魯下邑，即說文所稱孔子鄉，叔梁

紇所治地。史云鄒人，不云鄒國人，猶子路卞人，曾子武城人，不言魯也。本書自齊葬於魯，因是時有

二鄒，應後人國與邑混，故於喪母大事特書之，明魯為父母之邦也。趙誤鄒為邾，邾在兗北青境，鄒

在兗南徐境，道里甚遠，安得云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？孔子所生名故鄒城，去孟子所居五十里，以

邑則孔孟皆鄒人，以國則孔孟皆魯人，故孟子居鄒邑，即是居魯。其對鄒穆公不稱臣，而言甚倨，即

『鄒人與魯人戰』一語，明為別國矣。於魯則云『我之不遇魯侯天也』，以不遇本國之君，老更

無可遇，故曰『天也。』廣業案此言殊謬。史與孟子同傳者，淳于髡齊人，荀卿趙人，不皆繫以國；

根澤案，不皆二字疑倒。即孔門弟子，如端木賜衛人，言偃吳人，亦從無連國字之例，安見單言鄒即為魯下邑

也？且鄒國與邾邑，為字迥異。說文『鄒，魯邑，古邾國，帝顓頊之後所封，從邑芻聲。邾，魯下邑，孔子之

鄉，從邑取聲。』徐鍇繫傳鄒下引趙岐題辭，邾國至孟子時改曰鄒，則留反。邾下引左傳邾人紇，則侯反。二字形義判然，許叔重書具在，可覆按也。玉篇

訓同說文。惟鄒下增注云，俗作郛。鄒注云，論語作郛。廣韻鄒縣名，在兗州；鄒下亦引說文。又杜預春秋地名釋魯地云，襄十年鄒注，魯國魯縣東南崖城也。釋郛地云，隱元年鄒注，魯國鄒縣。文十五年釋注，魯國鄒縣北

有釋。鄒字見孟子書者十，他書或作騶，如史記鄒人，一本作騶人；如始皇紀鄒嶧山，封禪書作騶嶧

山；漢書地理志魯國鄒，注故郛國，續漢書郡國志騶本郛國，是也。俗通作郛，顏元孫干祿字書郛鄒

注云，上通下正，是也。騶字見左傳騶人紇，通作鄒，論語『鄒人之子』，孔叢子『還轅息鄒』亦作

郛，孔子世家『生昌平鄉郛邑』是也。若鄒騶之字，考古書從無通借至水經注始譌騶為鄒，而以

孔子為鄒國人。其言曰：『魯國鄒山，即左傳之嶧山，郛文公所遷，故郛婁國曹姓，叔梁紇之邑也。孔

子生此，後乃縣之。』其後周宣帝大象二年，遂封孔子為鄒國公。見後周書。隋復封孔長孫為鄒國公。史記正義引括地志與地志，鄒並作鄒。

實坐此誤也。注陸德明春秋序釋文又譌鄒為騶，而云孟子騶邑人。司馬貞史孟子傳索隱云，『鄒

魯地名。』又云，『郛，郛人徙鄒故也。』聖賢梓里，任臆顛倒，此皆五代及唐俗體傳訛，急待後儒是

證者故羅泌國名紀於聊下特別白之曰，『孔子生處，與孟子之鄒異。』又注云，『或作鄒，非。』極

爲了當。集註考證『聖人之居，在今慶慶府仙源縣，而鄒即鄒縣，在仙源之南。』亦極分明。而宋神宗元豐六年，封孟軻鄒國公，元文宗至順元

年，封鄒國亞聖公，俱載正史。今乃混國為邑，謬假說文欺世，可乎？反葬誠屬首邱之義，然是時壤接

牙錯，不必如後世之士斷，左傳載魯伐邾非一，安知疆田保繹而後，魯地非卽向之邾地？且係孟孫之後，則祖墓自應在魯，不得藉是爲魯人之證。左傳哀七年「魯鏟柝聞於邾」，漢志魯邾著三縣，俱屬兗州，魯卽魯國，善卽邾國，邾卽邾文公所遷之繹也。此甚近之確證。不古之據，而以今境計之，合孔子皆爲邾人，誤矣。注略至邾人與楚人戰，正惟自身是邾人，故援以喻齊。左傳正義引譜云：「春秋後八年，楚滅邾。」此卽趙氏所稱或說也。漢志云，傳二十七世，爲楚所滅。水經注楚宣王滅邾。國名紀曰，邾爲魯併，而邾爲楚併。意其時楚方蠶食，邾不行仁政，而妄與力抗，孟子知其必有後災，適因齊事觸動，遂不覺痛切言之也。乃以是卽知非本國乎？且邾在春秋賦六百乘，傳至戰國亦在十二諸侯之首，故楚射者以秦燕魏比麒麟，齊魯韓魏比青鳥，邾費邾邳比羅鷄，謂其餘皆不足射，則知是時妄思斂楚者惟邾，故借爲以一服八之證也。魯旣父母之國，何與慎子言，直斥其殃民僭越王制？如曰居邾邑卽居魯，則彼曹交所欲見而假館者果何君耶？邾君卽穆公，孟子與言必稱曰君，故曹交雖不在公所亦必稱君也。至平公則吾與魯侯對舉，卽知非本國臣民矣。且邾魯閔後，穆公肯復引魯國之人與圖善後乎？閔詠曰：「祇云近聖人之居，未嘗云生聖人之鄉。」言已明白，廣業恐人之好異，使大賢宅里混淆，輒復詳辨之。



清焦循孟子正義說文邑部云：「鄒，魯縣，古邾婁國，帝顓頊之後所封。」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：

「魯國騶二志同，周時或云鄒，或云邾婁者，語言緩急之殊也。周時作鄒，漢時作騶，古今字之異也。」

左傳作邾，公羊作邾婁，邾婁之合聲為鄒，國語孟子作鄒，三者鄒為正，邾則省文。」

案周氏謂邾人徙鄒，遂更名鄒，焦氏謂鄒即邾，澤未深考，不知孰是。而謂孟子為鄒國人非魯國人，則二氏全同，可以深信勿疑，吳譚妄說，不足信也。至鄭樵謂齊人，他書不見，蓋涉孟子仕齊而誤。

父諱母氏，無可稽考，惟謂「二歲而孤」則不然也。

明陳士元孟子雜記：軻母仇氏。列女傳仇音拳元按姓苑「仇氏出梁四公子之後。」

清周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：孟子父名失考。孟氏譜名孟母氏亦未詳。張頴孟母墓記云：「舊唯片時，題曰鄒公墳墓碑，言母氏李，未

知何據？集註載金孫弼謁廟記有李氏之說，疑碑為金所立。」或云仇氏。音拳。

清林春溥孟子列傳纂：父激也。公宜也。母仇氏。見風俗通

清任兆麟孟子時事略：春秋演孔圖曰：「孟子父激，公宜，陳樞門曰：名激，字公宜。母仇氏，音拳，謫神人乘雲攀龍

鳳自泰山來，將止嶧，疑初久之，忽見片雲墜而寤。時間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，而孟子生焉。

清施彥士讀孟質疑卷上：闕里志『孟子父名激字公宜，娶仇氏。』

案細讀風俗通列女傳，無孟子父名母氏，不悉陳林二君，何所據而云然。累子數時之檢閱，孫張

二記及闕里志孟氏譜，出自後世，不詳所本之說，何可遽信。春秋演孔圖，緯書者流，不足道也。且

孟父若名激，何以孟子不諱激？告子篇：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。周氏不信，可謂謹嚴有見。至於竊神人云云，無

論東西各國，其稍古傳記，對於聖哲豪傑，皆有此等附會，今日視之，不值一哂。

清周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題辭云：『孟子生有淑質，夙喪其父，幼被慈母三遷之教。』及注後喪

踰前喪云：『孟子前喪父約，後喪母奢。』前後雖無定時，以士大夫三鼎五鼎之言推之，相隔必不

甚遠。禮曰：『喪從死者，祭從生者。』祭以三鼎，則在孟子爲士之後明矣。時年蓋亦四十餘。題辭所

謂『夙喪其父』者，特以父先母死耳，非幼孤也。薛應旂四書人物考四書直解集語續文獻通考

闕里志三遷志遂云：『孟子三歲喪父。』考韓詩列女俱無此說。且列女載孟母斷機事云：『織績

而食，中道廢而不爲，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？』此必非嫠恤之言。夫士及三鼎，固非襤褸

間事。且云喪母五六十，魯人亦何從知其前後豐儉懸絕，而臧倉得以行其毀鬲耶？王復禮曰：「若前喪在三歲，則豐齋非所自主，臧倉安得譖之？平公安得信之？樂正又安得不辨之？蓋公宜實未嘗卒，其三遷斷機，或者公宜出遊，慈母代嚴父耳。」廣業案元二宗延祐三年七月，追封孟子父母，制祇稱其父夙喪，張頌墓碑亦然，則三歲喪父之說妄也。注略

案讀此可知三歲喪父之說之無據矣。而任兆麟孟子時事略，施彥士讀孟質疑，魏源孟子年表，俱引列女傳云：「孟子三歲喪父。」周廣業所見列女傳無此說，今所見列女傳亦無此說，而三君竟異口同聲，謂列女傳云此。列女傳既有「衣其夫子」之言，何能又有「三歲喪父」之說？此蓋由於一人失檢，而他人輾轉相鈔，遂有此沿誤耳。

生卒年月史傳不載，稽古之士，羣焉搜討。或謂生於周定王三十一年，卒於赧王二十六年，壽八十一，王二十六年。

清潘眉孟子遊歷考生卒史記索隱云：「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一年，卒於赧王二十六年，壽八十。」

有四。」

案施彥士讀孟質疑魏源孟子年表，皆引索隱云此，魏並據闕里志所引，謂近日本有訛，並見後似詳讀索隱而言者，然今本索隱絕無此說，未悉何故。

或謂生於周烈王四年，卒年與前說同。

元程復心孟子年譜：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，魯共公五年己酉四月二十日，卒於赧王二十六年，魯文公六年□□□□五日，周正建子，改朔不改月也，壽八十四歲，以冬至日終，鄒邑人悲感，遂輟賀正，迄茲成俗。

案程氏年譜，四庫全書提要疑卽譚貞默孟子編年略。

清萬斯同羣書疑辨：孟子生卒年月辨，余按孟氏世譜言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己酉，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壬申，年八十有四。其言似可信，然亦有可疑者：孟子之見梁惠王在惠王三十五年，周顯王之三十三年也。以生烈王四年計之，孟子年方三十七，惠王何故稱爲叟？此可疑者一。周自武王元



年己卯，至顯王四十六年戊戌，乃得八百年。孟子去齊，自稱「由周而來，七百有餘歲」，則在戊戌之前可知。然燕王噲之立，在顯王四十八年，越五年齊滅燕，又二年燕叛齊，孟子因宣王之慚，即去齊反鄒，是時周已八百有餘歲，則其生當在烈王之前，安王之世，此可疑者二。然魯平公之元年，即周赧王之元年，平公之欲見孟子，更在其後，以孟子生烈王四年計之，其年當在六十之外，若生於安王之世，則七十有餘矣，安有七十餘齡之人，尙懷用世而以不遇魯侯爲天意乎？由是言之，其生於烈王四年，無可疑者。惟叟之言爲可疑。然叟雖長老之稱，世亦有尊其人而加以尊稱者，不必以其年也。如漢高帝稱秦人爲父老，其八果皆父老哉？惠王之意，稱孟子亦猶是也。孟氏之宗譜，其言必有所據，若并舍而不從，更將何以取信乎？若孟子之始去齊，即謂在顯王四十六年以前，亦何不可？

清蔣陳錫等鄒縣志孟子年表：周烈王四年，魯共王五年己酉四月初二日，孟子生。……壬申八十四歲，周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，孟子卒。

清潘眉孟子遊歷考生卒史記索隱云：「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一年，卒於赧王二十六年，壽八十